

蛰居于岭南乡间,时有一种灵魂安置的安定感。而新近参加的一次“乡间婚礼”,极大地抚慰了我的莫名乡愁。这对新人与我素不相识,我是应亲邻之邀,去“蹭”其学生的婚礼。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们驱车来到惠州博罗一个叫李屋村的村庄,远远就看到指引标记。停车步往新人所居的李家大院,但听得一阵锣鼓声伴着鞭炮声,喜庆的烟雾之中,新郎新娘在大门口热情恭迎。道喜,合影,随礼,然后便进入大院之中。由于来得稍晚,但见院中四五十张铺着红布的圆桌旁已基本坐满了人,一旁的厨师厨娘们正在忙碌,大盘大盘的鸡鸭鱼肉铺开,溢着香气等待上席。趁喜宴尚未开始,我们步入新房参观。这是一幢崭新的楼房,装潢的级别不亚于品牌楼盘的水准。三层楼面,一层住李家长辈,二层住新郎哥哥,三层就是新房,每层都是三室两厅的格局。我们在婚房里好奇地东瞅瞅西看看,床上床下都是喜庆的物证,各种箩筐里盛着红枣花生等一应与喜庆吉祥挂钩的食物,浓烈的民俗风扑面而来。

来到顶楼露台,眼前豁然开朗。面南处,一方明

亮的池塘就在眼皮底下,远眺是绵延的群山。心旷神怡中不免心下慨叹,粤地普通人竟拥有如此风水,幸福指数可谓不低。正慨叹间,通知上席,便连忙下楼坐入挤挤挨挨的席间。宽敞的大院里形成了两个空间,一边为新郎亲友,一边为新娘亲友,各自有二三十桌。我的亲邻因为是新郎的老师,我们便坐到新娘的亲邻这边。正等着司仪或新人发言呢,突然就上菜了,然后就开吃了,因为伴娘坐在我们这一桌,所以新娘就时不时过来夹几口菜,开几句玩笑,毫无繁文缛节的束缚,一如平时。新郎新娘兜一圈敬酒,也只是每张桌子意思一下。

趁新郎有空,我禁不住住一动问婚礼的种种细节,他详细告诉我:今天一大早,他根据事先算好的生辰八字,6点多就驱车去到新娘家中迎新娘。他这边的兄弟团和新娘那边的姐妹团都是未婚靓仔靓妹,靓仔们必须设法突破靓女们设置的重重障碍,才能接到新娘。于是在混乱而有序的砸红包等环节中,在算好的时辰里,准时将新娘迎入洞房。在我们

生活的主角

刘翼达

未到的前面环节,抛绣球仪式已经完成,一千未婚男女抢着绣球,场面煞是热闹。新郎和新娘是高中同学,各自读完大学后,分别在县城工作,新郎是公务员,新娘是教师。今天前来参加婚礼的,很多都是从广州或深圳赶来的双方同学,怪不得车子要停在很远的地方走过来,今天开车远道而来的太多了。

新郎说,其实他连夜赶写了一份敬酒词,打算开吃前致辞。但一上菜,一动筷,场面就由不得他了,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觉得也挺好。反正晚上还有一顿,都是亲朋好友,图个热闹。我问接下来还有什么程序,他说一会儿要随新娘回门,你们开车跟着看吧。我们便一同驱车陪新娘回门,前面的两辆车

纯粹是偶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两个汉字:“唑”和“嗪”,说真的,有点“面熟陌生”。原来前者是安眠药“安定”中的译音之一字,后者是我小时候吃过的蛔虫药“哌嗪”中的译音之一字。对西药来说,眼下的药品说明书上标明“通用名称”(汉语译名)和“英文名称”(也叫学名),还有的会加上商标名(也可称其为“俗名”)。汉语真的是古老而又伟大,竟然创造了没有意思的单字,仅仅为了用来翻译药名(广义而言是“化学名”)才用得上;具体一点:阿普唑仑(俗名为“佳静”的安眠药),英文名称为 Alprazolam;艾司唑仑(俗名为“舒乐”的安眠药),英文名为

Estazolam。至于驱蛔虫和蛲虫的药哌嗪中的“嗪”,同样是个译音用字,没有别的意思。别以为只有中国人对英文药名犯难,外国人同样烦那些根本记不住的药名,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和

上,一辆是婚车,还有一辆是新郎的家人。停车后,但见新郎的大嫂挑着两个箩筐,分别装着鸡鸭鱼肉和花生红枣等,进得新娘家门。一忽儿,新郎开始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新娘家长辈敬茶,从爷爷开始,父母、叔叔婶婶、舅舅姨妈……轮番换座,一一接受敬茶礼,然后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新郎大嫂端着的海碗里。一切都显得熟稔有章法,想必是乡人口眼相传,个个懂得。

然后新郎的父亲带着新郎去温家祠堂祭祖,我们跟着前往。这个仪式中没有新娘的份,但见新娘的父亲偕女婿走进他们温姓的祠堂,我隐约听到他对着祖先说,我们温家的姑娘温贵玲今天要出嫁了,你们要保佑他们婚姻幸福……在萦绕的香雾和肃穆的氛围中,我听到温家父亲伤感兼而幸福的私语,不知何故竟有点触景生情,眼眶迅速潮湿。而后是新郎烧香叩首,焚香放

鞭炮,这祠堂里的鞭炮声,大概是向乡人告示温家嫁女吧。

药名

陈钰鹏

制药公司都很清楚,如果大部分患者都不愿购买和服用那些采用与治病无关的名字作药名的药品,厂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一种消炎镇痛药叫“双氯芬酸”,英文名称为 Alprazolam;艾司唑仑(俗名为“舒乐”的安眠药),英文名为

坐在不同角落里的人,都有各自的故事,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今天的新郎新娘,平时里或许寡言低调,但今天的日子,他们出尽风头,所有的礼仪环节都得由他们闪亮登场。而那些靓仔靓妹,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了同学好友的婚礼,让他们在人生舞台上亮相,而那些敬业地敲着锣鼓燃着鞭炮的乡邻,也觉得自己当了一回生活的主角,让自己才尽其用,感觉不爽。新娘的年迈爷爷平时蜗居在偏居的一隅,今天做了回真正的长辈,第一个接受新郎的敬茶,还颇有尊严地摸出百元大钞递到新娘手上。

看似纷繁无序的生活,每个人都循着自己的轨道,演绎着精彩人生,扮演好生活的角色,人生的意义便大抵有所落实。无论身处喧闹都市还是穷乡僻壤,一个让你产生“主角感”的地方,便是心灵的栖息地。

药品商标名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颇有一些经验之谈:国外有人认为药品商标名中所选的字母必须具有可发音性,尽量少用 H、K 和 W 这样的字母,否则的话,在某些语言中,药品的发音会成为“说绕口令”。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带字母 X 和 Y 的药名最受欢迎,除了药效因素以外,当时很少有人将这两个字母采用到药名中,因此药品的辨识度相应提高;再说,如果患者对药品的辨识度低,容易将药品搞错。为此,欧盟药品管理局下设有一个“药品通报”机构,便于对药品商标名的检查。据称管理非常严格,有50%-70%的药名上报建议书会受到否定,原因往往是“存在与其他药品混淆的风险”。

中药是我国的医学宝库,但若将几种药材配伍加工成制剂,同样要经过 CQC(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设立的专业认证机构)前批准。

睡,自然是真的一觉醒来到上海的睡。但是这样的睡着去上海,也不是一早就有的。早些年,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岛上没有直达上海的班轮,人们去上海只能搭便船,或者从定海、宁波转车。有位叔叔年轻的时候,想去上海办点事情,搭的是装石子的货船,结果货船在奉贤停泊了,他只能在那里下船,然后一路问着去目的地。还有一位阿姨,那时去上海看病,搭的是渔民的木帆船,木帆船需要借助风力,出发那天没有风,无法成行,船只能停在附近的栈桥,而她不得已找了户人家住了一晚。

如长辈们那样的乘船经历,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尘封于书中的往事。对于我自己来说,小时候去上海的印象就是睡觉。那时大小记不清当时的十六铺码头是怎么样的,但我永远记得在船舱里睡觉的滋味。那时候船舱大概分为一至五等,一等舱最贵,三等舱经济实惠最受欢迎,人们实在买不到船票的时候才买四等舱。我母亲带我去坐的应该是三等舱。

我忘记了那次看病的许多细节,也忘记了那一晚海水是怎么样的,更记不起那一年母亲还带我到哪里去玩过。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船舱里那些臭脚丫与汗水混合的味道,汽油与食物混合的味道,白色床单和被子发黄且弥漫着发霉的味道,除了那些难闻的味道,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船舱里陌生人之间熟人似的聊天以及与母亲同床的温暖。

那时,电话是稀罕物,人们普遍没有手机,临睡前待在船上,大家各自聊天。我躲在母亲怀里听着老人们讲各种有趣的故事,那时只觉得好玩、有趣,觉得老人们真能说。如今想来,有些老人的话都是有生活哲理的。直到今天还能想起一位老人,不知是哪个岛上的,那时可能是陪自己的老伴去上海看病的,她的沧桑与疲惫我已忘记了,我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她说的那句话,“我看的螃蟹多了,能分辨好坏与雌雄,但这辈子只盯着老头一个人,所以分不清男人的好与坏,导致女婿没选好”,说完这话,她似乎哭了一会儿,母亲安慰了她几句,然后彼此睡下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大家笑着告别,然后各奔东西,各自忙碌,有办事的,游玩购物的,也有去医院看病的。那位老人离开的时候,我没有看见,她说过的话像是在梦里听到的。晚上八点钟,早上离开的这一拨乘客中,有几个人回来乘这趟班船,一些熟悉的,或者昨天晚上在船上刚刚认识的,彼此打着招呼,“哎,你办完了呀”“哎,医生怎么说呀”“哎,你买了些什么呀”,然后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继续躺在床上。我与母亲躺在一个床位,睡眼蒙眬时,听母亲与旁人聊起昨晚遇到的那位老人,大家都说没看见,只说是个可怜的老人。

后来,这趟航线的轮船从“蓬莱轮”“普陀山”轮到“洛伽山”轮,设备越来越豪华,船舱越来越舒服,再也没有那种压抑不适的味道。十六铺停了以后,我们要去上海从小洋山走了,要么快艇要么轮渡,反正都要坐着中巴到南浦集散中心,然后继续前往不同的目的地。

随着舟岱大桥的日渐完成,那样听着海浪、枕着波涛与海啸声、睡着去上海的乘船经历不会再有了。对于我们这个小岛来说,我们从一个需要渡轮的时代进入了另一个大桥时代,与大城市一样进入了高速公路的时代,而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我们曾经的乘船经历也将成为他们眼中的往事了。



剑桥印象(水彩画) 陈斐秩

明代董其昌有一句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旅游也是一种读书,而且可以更加直观地“阅读”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地理。至今,我仍常常回忆2019年以前每年和一些年轻的同龄的同辈的作家朋友“跑世界”的日子。我的护照上已盖了48个国家的出入境印章。那是一种时光不能再倒转的金色回忆。

金秋十月,国内旅游如秋风劲吹。二姐邀我去江西宜春休闲度假。江西曾在新世纪初被誉为上海的后花园。宜春温汤的温泉富含硒,蓝而清澈,能喝能泡。这种温泉水质,一个在法国,一个就在中国宜春温汤,而且60度以上的温泉热水能通到家家户户,老百姓在家中浴缸里就能享受泡温泉之福。我8年前去过宜春温汤。那时,温汤小镇还处于开发中。许多上海人先知先觉,知道那里有这么好的温泉,早早在那里买了房子。那里还真是一个休闲养生的好去处。

今秋去宜春温汤,已开发得今非昔比。小镇已初显繁华,廊桥流水,客栈街市,建筑富有当地文化韵味,农副产品供应丰富多样。在温汤逗留3天后,二姐又推荐我去100多公里之外的汤里温泉休闲。二姐向我推荐说:汤里温泉景区是北大一位老校长请北大一个建筑设计团队去年才开发建造的,具有中国式园林和古建筑之风韵。

有文化底蕴的人,设计规划建造出来的景区就是非同一般独具匠心。到汤里温泉景区的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一种世

外桃源般的宁静。汤里温泉三面环山,亭台楼阁依山而建,树木花草郁郁葱葱,小溪流水淙淙。清晨更是轻雾缭绕,如入仙境。

早晨外出散步,特别惬意。我在一庭院前,发现有一棵硕大的芭蕉树,长得婀娜多姿,生气勃勃。芭蕉树前矗立着一尊造型别致的巨石,上面刻着红色的“得一”二字。我站在巨石前,揣摩这个“一”的含义。说老实话,一时还真体味不出这个“一”是什么意思。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作家朋友,多年以前她说起过,给女儿取名就是“一”。我说,给千金取名,是否过于简单轻率?她说:让女儿书写签名方便。她的姓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大道至简。

那巨石“得一”两个大字下面,还有数行小字: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读完这段文字,我心里有了谱。我猜测,这段话很可能取自老子的《道德经》,因为老子的哲学思想强调世界有一个本原,大自然只有一种规律,九九归一,得道多助。我判断,这个“一”应该释义为“道”。

黄昏,我在温泉中静静地遐想:老子讲得多辩证!大自然得道,会万物繁茂;社会得道,富会以贫为本,官会以民为基;家庭得道,人不会不以光鲜为荣,而以简约质朴为灵。

旅游归家再读书。果然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了上述那段名言,还有后半段: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大道至简

陆海光

一直以为,马拉松是一项只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运动员才能参加的运动,直到馨怡报名参加,才彻底扭转了我的这一误解。而如此众多的奔跑着的素人,那么欢乐,亦是那么真切,真是完美诠释了平等、友谊、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

初识馨怡,是八年前在病房里。有病友告:隔壁病房来了个纠结的主,你去劝一下?精气神十足的馨怡,怎么瞧都不像个病人,她说太出乎意料,工作都没有安排好,再说手术方案也是要与医生好好商讨的。那天我们聊到很晚,从工作到生活,从手术到术后康复,时而颌首,时而流泪,自此,成为了相互抱团取暖的莫逆之交。

术后半年,馨怡第二次住院,做了另一个肿瘤切除术。一年内两度罹患恶性肿瘤,经历三次大手术,我们以为馨怡会难以支撑。但她,倒是从未消沉,依旧是笑意盈盈、云淡风轻地参加每一次聚会,且每次都说着有趣的事。

素人的马拉松

李珏

半年前,跟馨怡一起参加烘焙活动,两人紧挨着使劲地揉着面团,边聊着天,她说考虑参加今年的“上海马拉松比赛”。我着实一惊:那么大的运动量,搁平常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更何况曾经大病一场的我们!馨怡说:其实吧,七年前,也就是术后十个月,我便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素人奔跑”。初衷很简单,只是为了家人,希望能够

重新拥有健康。“上海马拉松”开赛那天,我们组织了浩浩荡荡的亲友团,一伙人在路边喊着“加油”、跟着奔跑,直到被维持秩序的警察劝阻,仍旧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那天的马拉松跑道上,也有着我的另外两个朋友:小学同窗和大学学妹。他们都是多次参加“上马”的素人,也都是企业的高管,因为

七夕会

工作压力太大或者体质比较弱,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去应对工作,所以开始跑步的,而运动给予他们的,除了健康,更有意志力的磨练。

奔跑着的馨怡,那样地矫健与朝气,尽管已是十分疲累,她仍不忘比着“胜利”的手势,给我们一个灿烂的笑。大家哭得稀里哗啦,仿佛在赛道上奔跑的是我们自己——是啊啊,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马拉松,同样会有困顿、会有艰难,甚或会有绝望的时刻,但唯有突破自己的极限、奋力向前,才会有曙光乍现!

有一种很诗意的说词,说马拉松是“用跑步去丈量这个城市、近距离地感受这个城市”。尽管这个“丈量”和“感受”,需要的是超乎寻常的毅力,但作为“素人”运动者,在奔跑中体味这个城市的温度、翻阅这个城市的景致,从而获得不一般的人生,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棒的事!

